

人性在浑浊中下沉，却也有莲花会在淤泥中生出。
因为悲悯，因为宽容，所以虽惹尘埃，但恩泽永在。



惹尘埃

Re Chen Ai

鲁敏／著

惹尘埃

Rechenai

鲁敏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惹尘埃 / 鲁敏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5
(21 世纪小说馆)
ISBN 978-7-5391-6513-4

I. ①惹… II. ①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4854 号

惹尘埃

鲁敏 /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装帧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60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513-4
定 价 30.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20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出版前言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亢奋又无奈、伤感，一个“神马都是浮云”、令人无法把握和逆料的信息娱乐化时代；一个挟带着无以伦比的超能力量，真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能瞬间瓦解和改变所需要的一切，令人百感交集却又身不由己，连真实的人生都能被摇晃的前所未有的浮躁时代。

所幸还有小说——这个文学门类中最坚不可摧的艺术形式，依然用它对人生悲悯的宽容和抚慰，让人的心灵还能保有一丝清澈和真诚。虽然文学板块在信息浪潮的强烈冲击下，不可遏制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文学的真正重心和意义却是无法逆转的。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要有真实的情感和人生感悟。它所要传达的永远是应该直达内心的深刻的思想性，只有这样，小说才会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新世纪的文学发展至今，已整整是第十个年头。面对纷繁复杂、剧烈变化的当下时代，小说家们无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创作挑战。怎样挖掘和表现当下社会情状下的真实生活和思想，是他们所面临和思考的。带着这样的使命和情

感，我们策划出版“21世纪小说馆”系列。

启动“小说馆”，力图囊括当下具有广泛影响力及切合当下市场因素的新锐作家和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当下风格、当下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当下立场，来展示历史进程、社会变迁、当下生存与现实画景，尤其是表现思想的表情、真实的人性、人民对生活的自己的理解和安排。

挂一漏万，偏颇缺失也在所难免。但在当下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下，这项文学工程将尤其警惕审美趣味的走低、语言的粗陋及想象力、原创力的匮乏，而特别倡导当代作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对现实敏锐大胆的把握、对人精神深处犀利而透彻的挖掘、对当下国人复杂而多彩生活的表现、对未来乐观而坚韧的希望、以及对优美汉语言的精心重铸、传承启后。

如此，这方“馆”将会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小说界的一件雅事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相信只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彰显。

静下心来，用一颗善感的心去阅读它们，去感受当下世相人生的脉动，则每颗心灵必多一份丰沛润泽。观照别人的人生心性，享受不可多得的愉悦，这或许是生命发酵的催化剂，生命便得以多出了酿造人生的时间。

是为前言。



目录

- 1...惹尘埃 01
- 2...镜中姐妹 53
- 3...细细红线 97
- 4...墙上的父亲 137
- 5...月下逃逸 187
- 6...超人中国造 239
- 7...饥饿的怀抱 277

惹尘埃



1

清晨公园一角，怪滑稽的三人组合。一个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小伙子在正儿巴经地朗读，左边的老太太闭着眼睛似听非听，他右边的年轻女人表情严厉，像在监控小伙子的每一根毫毛。小伙子挺精神，雪白的衬衫传递着某种无谓的姿态。

他们跟前，是张简陋的桌子，铺着白布，上面放着气压计、按摩器、理疗仪之类的器械，旁边的一棵树上，挂着视力表与人体经脉图。两张表随风微动，微型旗帜般，宣告着日常生活在某一个瞬间的安谧与空洞。

“能不能帮点忙？”我怯生生地问道。他果断的摇了摇头。
“你太好了，医生。但我不想让你卷进去，我只想独自一人来对付这

种局面。”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又用略微不同的声调重复了一遍：“是的，我要独自一人来对付这种局面……”

《罗杰疑案》的第三章《种南瓜的人》结束了，抽象的老派悬疑停滞于树枝间的晨光里，公园这一角在摇晃的虚构镜像中重归温吞的现实。

小伙子抬起眼，征询地等着。老女人仍旧闭着眼，一阵极小的风吹过，她却遭了惊雷般地醒来，眼里两团白内障薄门帘儿般：“我又睡着了？得，韦荣啊，读累了吧？我也该回家了。”被称作韦荣的家伙蛮快活地摇摇头，帮着老太太收拾她的零碎：水壶、软帽、拐杖、老花镜、报纸、外套。

老太太心满意足地挎起年轻女人的胳膊：“今天的晨练结束，咱回！正好，肖黎啊，我要跟你说说那个姚处长，教育局的！后备市管干部！你明天中午要见的就是他！”

肖黎一言不发地扶着老太，刚准备走，后者突然又冲小伙子加了一句：“明天再给我带三个疗程的金视丸！”“哎！我还给您老打六五折！”韦荣挥着手殷勤作答。

这是肖黎与韦荣的第一次见面，她从头到尾都虎着脸，可她感到，他毫不在意，反像是很自如一般。初见的人之间，总会有小密码般的信息，可以得出讨厌或是喜欢这样基本的判断——从第一眼来看，她并不排斥他，但是！

“天呐！那小家伙玩的是多低级的把戏呀……”还没出公园门，肖黎就憋不住了，厌恶得想吐唾沫。“您老装什么糊涂？什么破烂金视丸！还三个疗程！”

“你还不知道我？四十多年的内科！都‘专家门诊’了！你说我

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徐医生笑咪咪的，慢性子。“这金视丸，入口微甘，我估计呀，就是淀粉，最多有点枸杞子。”

“那你还由着他骗！两个月花去三千块！怎么啦这是！”肖黎火气更大了，听到自己脑门上某根筋跳起来。最近都这样，她很容易愤怒——像另一些不同种类的人，很容易疲劳，很容易多情，很容易哭泣。

“喂，那三千块，东西可多！十二盒金视丸，一个红外理疗仪，还有保健足疗桶……人家全都打折的。”徐医生满脸怡然，假牙雪白。“这小伙子啊，每天陪我聊天，还经常去我家，替我检查煤气、买米买油、到银行查工资卡什么的，你也听到的，他还替我念念小说……三千块还能买到这些个，我都赚到喽！”

“对嘛！这就是他的小手腕！您这样简直是纵容……呀，八点四十，我要上班了！”肖黎急忙忙把老太太送到单元门口。

“唉呀，骗子自有骗子的好，你不懂……”徐医生摸索着她的门钥匙，一边像只老母鸡那样咕咕自语。突然，她回过头，老年人的惊觉与迟钝，“喂，你走啦？姚处长！我还没跟你说到那个姚处长呢……”

但肖黎没有听见，或是听见了而更不愿停步。这不是徐医生第一次给她介绍男人，恐怕也不是最后一次，实际上，大家都疲倦了——这是老太太表达友谊的方式，肖黎得收下，如同一个天真而无用的礼物。

患有白内障的徐医生今年七十有四，肖黎呢，刚三十二，按说是扯不上的，但她们的交情，不浅。要说最初的缘起，可能跟肖黎的不信任症有关。

何为“不信任症”，这也是现编的词，不太准确，具体地说，是肖黎对目下现行的一套社交话语、是非标准、价值体系等等的

高度质疑、高度不合作,不论何事、何人,她都会敏感地联想到欺骗、圈套、背叛之类,统统投以不信任票。

具体的表现后面详细再说,这决定了她完全算不上是个乖巧、可爱的女人,可这或许并不能怪她,人的诸种弱点都是有原因的——我们往前追溯一点,从肖黎丈夫的意外死亡说起。

2

两年半前,肖黎的丈夫死在31岁,这是一个不该死去的岁数,更重要的,他死在一个他不可能出现的地方。不是病床、办公室或卧室,不是他上下班的途中,或是前往某个公派地点、亲戚、同学家的路上。他是白下区税务局的一名分帐会计,主要工作就是坐在电脑前,对一些数字进行繁复庞大同时也是意义极小的操作。他就算应当死在31岁,也应当死在上述的各个可能的地点与处所。

然而,怪得很,他死在城北以北的城郊结合部,距离市中心他工作的税务分局足有五十公里,偏远得令人瞧不起,在一个快要完工、但突然塌陷的高架桥下,他被压倒在一堆新崭崭的钢筋水泥板里,好像他经过一个漫长的跋涉就是为去赶上这座桥的坍塌。

那是夏日中午的十二点四十五,正是全城人甜美小憩的午休时分,包括工地上的工人们,为了避开滚烫的桥面,以及桥下的一片狼藉,他们在附近的绿化带另寻了一处阴凉,以草帽遮脸打起痛快的呼噜。没有人知道事发时的情形,没有目击者,而受难者也只有他一人——在高架桥轰然断裂的时分,世界像是突然说好了似的,按下了暂定键,所有的车辆与行人都定格在安全的地带,只有肖黎的丈夫,不知他从何处来,亦不知他要往何处去,大太阳下,他步履匆匆,为了赶时间而抄近路,急忙忙地从这座即将诞生、亦即将死去的高架桥下路过……也许,他还侧抬了一下头,在强烈的光线下

眯起眼，打量了一下这座高架桥宏伟的架构与生硬的线条，出于职业性的习惯思维，他一定会想到：这座连接外环路与物流中心、用以承载众多重型卡车的高架桥，是纳税人税款支出的漂亮篇章，是市政建设的又一个丰功伟绩，也是……容不得他在头脑里打完一个三句式的排比，这座尚未获得命名的高架桥突然在肖黎丈夫的头顶“吱嘎”作响，伴随着一阵黄色烟尘的腾起，桥梁如紧握的双手突然松开，一个参差却匀称的裂口出现了，接着，以来不及惨叫的速度塌陷，遽然压往肖黎丈夫的头顶，淹没掉他作为人类存在的最后一个瞬间，与此同时，更多的烟尘缓慢翻滚、如精心设计的礼花，并制造出沉闷的轰响，惊醒了远处打呼的建筑工人们。“他奶奶的，我做梦回家过年放炮仗了！”一个粗壮的汉子揉着他腥松的眼睛，快活地咒骂道。

从事故发生至当天晚上，七八个小时之久，没有任何人发现到肖黎丈夫与这座桥的关系——闻讯而来的工程方在震惊中分头查点了所有可能在场的施工与管理人员以及附近的学校与住户，甚至包括他们的宠物与汽车，继而莽断地做出了乐观的判断：“零死亡，不幸中的万幸啊”。诸多相关的人大大松了一口气。

“今天中午一点左右，位于绕城公路与玄武大道交叉路口、通往大王湾物流中心、即将施工完毕的高架桥主体发生断裂性塌陷，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具体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电台整点新闻以权威而匆促的语气播报，肖黎边听边做晚饭，两岁的儿子小冬在看电视。

六点半了，肖黎奇怪丈夫为何迟归，而且没有电话？作为一个税务小吏，丈夫具备公务员的诸多习惯：富有计划性，重视预告，如有变动保持联系，从不无故离场……今天可真是奇怪。肖黎打过他的手机，通了却没有入接。

这顿清蒸鳊鱼、素炒西兰花的晚餐永远没有等到丈夫的筷子（此后，肖黎永远从家庭菜单上删去了这两个菜，不完全出于哀悼，她是惊惧于当时的情境——她生气地抱怨着丈夫，而后者的身体早已在桥下变得僵硬——这两道菜由此变得触目惊心了）。晚饭后，以及把小冬哄睡之后，肖黎又拨打了几次丈夫的电话，一共五次——最终，她拿到丈夫的手机，九个未接来电中，五个是她的，另外一个单位的，还有三个，来自同一个号码。

直到凌晨五点半，电话响了，和衣未眠的肖黎已经开始知道：这不可能是丈夫本人打回来的了。

一个客气但试探性的声音：“我这里有部手机，这是未接来电，请问……您是手机主人的……”

肖黎警惕了，注意让声音不要抖：“我是他妻子！他怎么了？他手机怎么在你手里？有什么情况，好商量啊！”肖黎以为丈夫被抢劫了，她想象着毒打、敲诈、人质……她匆促地回头看看熟睡的小冬，以确认这一个还是完好的。她知道她的生活就此裂开，不会再拥有平庸的宁静了。

“哦，不要紧张，出了起事故……他身上没有证件，请报一下他的姓名、单位、职业、年龄……”对方小声商量着什么，背景有着奇特的寂静感，像大雪普降的夜。肖黎把耳朵紧贴着手机，另一只手提起家里电话，随时准备拨出110。

肖黎详细地报出丈夫的自然情况。一边报着，心跳变慢，她搁下座机话筒：用不着报警——某事，已经发生了，已经结束了。

电话那边换了个人，语气颇为温和：“……您丈夫是国家工作人员，我们也是，大家自己人，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处理好他的事情，但是……”

电话那边的两个人开始轮流跟肖黎谈各方面的情况——时间是凌晨、正以凌晨特有的异样流淌，如梦境的粘滞与眩晕……他们富

有耐心和条理,像在重新构建一个软体的永远不会塌陷的高架桥。

他们解释时间问题。您知道,这事情得层层上报,现场是要封锁的,不能随便动的,但那些记者们又一直催着,要统一口径、要通稿,我们一直是确认没有伤亡的……清理工作晚上才开始,所以,您的丈夫到夜里才被发现……很抱歉过了这么长时间,但医务人员做过检查,事实上,他在第一个瞬间就……他没有任何痛苦。关于这次事故的具体原因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相关事故责任人我们一定会严惩不贷!

接着是地点问题。现在,这个事故,已经作为“无人员伤亡”上报了,定性了,发布了……所以,您的丈夫“不该”死在这个地方,当然,他不该死在任何地方,他还这么年轻,请节哀顺变……我们的意思是,他的死跟这个桥不该有关系、不能有关系……当然,这话您肯定不理解,我理解您的不理解,但我相信你最终会理解,您毕竟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您会明白我们的意思……

接着是一个颇为巧妙的建议。你丈夫已经去了,这是悲哀的、也不可更改了,但我们可以把事情尽可能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可不可以进行另一种假设?如果您丈夫的死亡跟这座高架桥无关,那么,他会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死在其它的什么地点吗?比如,因为工作需要、他外出调查某单位的税务情况、途中不幸发病身亡?我们想与你沟通一下,他是否可能患有心脏病、脑血栓、眩晕症、癫痫病……不管哪一条,这都是因公死亡……

他们推心置腹。真的,只要您同意这样处理,事情就大不一样了,这关乎到这起事故的性质!您可以想一想,相关人员的前程,他们多少年的仕途,还有他们的家庭子女……

接着是配套承诺。您放心——具体的情况全部由“我们”去“协调”,去开医院证明,到税务局协调认定为工伤,按最高标准发放一次性因工伤亡补贴,并且,你们的孩子可以享受抚恤金直

到十六岁……包括孩子将来的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与重点中学，“我们”也都会安排的，这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处理结果不是吗……

还有压力的巧妙施放。话说回来，肖黎女士（她并未说过她的名字，可这几分钟内，他们查清了，了不起的效率！），您也知道的，一座未竣工的高架桥，不管上面还是下面，都是不向行人和车辆开放的，就是抄近路也是禁止的！你丈夫，咳，老实讲，他是违反了交规！而且是在工作之外的休息时间，在一个跟工作无关的地点，你想想，没有任何单位应当为他负责的……所以，现在这样处理，真是很好很好的……将来，您要独自拉扯孩子，很不容易的，他才两岁（听听，他们什么都清楚！）……时间很紧，我们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达成一致。您也说说吧，还有什么想法？

“行。”肖黎迅速地简直像是不耐烦地小声回复，一阵奇特的震惊与分裂感控制了她，有某个瞬间，她惊讶于电话里那两个人的腔调与角度，真像一对商务谈判高手！不可思议，他们竟会这样跟她讨论她刚刚死去的丈夫！在这噩耗突至的凌晨！肖黎本来还发着抖，还在涕泪交流，可给他们这样说着说着，她被冻住了，这惊人的冷酷麻醉了她的撕心裂肺。

肖黎再次回头看看她唯一的儿子，她想赶紧结束这个电话，以免吵醒小冬——她觉得小冬此刻的睡眠非常、非常重要，她要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

“对，我答应。”在对方怔住了一般的空白中，肖黎再次重复。

“不过……请把他的随身物品还给我，钥匙、手机、包什么的。”日常的思维回来了，她想要他留下的东西，那似乎仍然有热度的部分，他用以打开家门的钥匙，他的名片夹与旧笔。

“当然。那当然。包括他手机里的一切，我们都不动。”那头停了一下，又小心地加了一句。“手机里最后一条信息，我们已了解

过,无关紧要……你不要当真,一切都过去吧,他就是因工伤亡,没有任何别的事情……”

“什么?”肖黎惊讶地追问,她注意到对方语气里突然而来的体恤。咯嗒。那边已非常轻地挂上了电话。

直到拿到丈夫的手机,她才明白那个语气的含义——丈夫的手机比他本人要结实得多,摔出两道裂缝的显示屏依然可以正常运转,她查阅到最后一条短信:“出来了么?快点!我下午要准时上班。”发自当天中午十二点半,同时,这个号码还在稍后留下了三个未接来电,在它之后,才是单位与肖黎的另外六个未接来电。

这个号码,是在那个中午与活着的丈夫最后联系的人、也是第一个呼叫死去的丈夫的人,当然,这正是导致丈夫奔赴无名高架桥之死的人。号码肖黎不认识,但丈夫显然熟识,他给这个号码取了名儿,顽皮而古怪:午间之马。这显然是心血来潮但又富有闲情逸致的编造,完全不像一个严谨的税务人员所为。

肖黎被“午间之马”击中了,满面是血,疼得不敢当真。这伪造的名字涵盖并揭示了一切可能性的鬼魅与欺骗。

3

“你不要当真,一切都过去吧……”

时隔多日,电话那端作为结束语的劝慰仍像只棒槌一样不时地抡起来,嗡嗡地逼近肖黎,灼然而危险,但从真正打下!肖黎把嘴角向斜上方牵起,熟练地露出冷笑。不过一日一夜,无名高架桥与午间之马,这两样闻所未闻、毫不相干的物事,使她成了欺骗者与被骗者。

冷笑谁呢。自己。

那两个在凌晨与她长时间通话的“国家工作人员”,她差一点

吓他们，狠狠吓他们一脸！可是不，现在，她欣赏他们的智慧与技巧，甚至，她回忆到一些差点忽略掉的真诚，他们那官方言语里带着的亲切人情，以及无可置疑的世俗正确性，而这，给她和小冬带来了如期而至、并仍将延绵的巨大实惠。

这让肖黎张口结舌了，她嘴巴粘住了，她连恶心与呕吐都不可能了。她清楚地看明白，她是这个谎言的同谋者与受惠者，今后漫漫一生，都要怀抱着这个秘密谎言，与之同床共枕、长久地被它占有、同时长期地享用它。

她试着把时间往前倒，卡嚓卡嚓像扭手表发条，把时间倒回到那个凌晨，就在那一刻，假装为了小冬的睡眠（多草率的借口，亵渎了纯洁的睡神吧！），她那么轻巧地说“行”，她顺从地以一个好价钱出卖了新死的丈夫。她所做的，算是什么？

哦还有，“午间之马”！那个又怎么说呢——像是两个绚烂的恶之花的痒痒，这个还没抓好，那个还要更痒！

于是，接下来，肖黎把冷笑对准死去的丈夫。

总的说来，他可真扫兴！她本可以凄凉地怀念，于饮泣中追忆他们的恋爱与怀孕、三口之家的零星片断……婚姻固有的温情部分，足可以像流水一样取之不尽，让她像其他的未亡人那样心碎地消瘦、然后在健忘中恢复，开始人们常说的“新生活”——但显然，现在不可能了。从拿到丈夫手机起，从那条短信所属的怪异名字开始，事件的质地就变了，被某个活动力强大的异形分子给搅和了。

死亡不再是死亡，哀悼不再是哀悼。被毁了，并且，很污糟！

是的，现在肖黎可以毫不避讳的承认：相对丈夫的死，她更在乎那个细节不详的“午间之马”！她没法接受这被蒙蔽的耳光，这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庸俗啊！丈夫把她打发进了那样一群被遗忘被损害的蠢婆娘之列——傻乎乎地烧好菜，盯着表，守着孩子，一无所知地等着不忠的男人！真恨不得把丈夫从死亡里揪回来、流淌着热

泪狠狠嘲笑个够啊!有什么好骗的呢!随便男女,随便什么鸟事情!外遇算个球!多少人在外面搞啊,哪个像你这般地举轻若重——搞到那么偏远的城郊地带、荒凉的大太阳下、还要赶时间抄近路、甚至把性命都搭上!这真太他妈的了!

更差劲儿的是,对于那个“午间之马”,肖黎已无追踪的可能——凌晨的电话里,对方明确过这一点,就算她执意行事,结果亦可以想见,那号码在“国家工作人员”的先期干预之后,肯定会关机,然后,停机。这个号码以及背后的“午间之马”,会跟随丈夫一同消逝……啊不,这还不是最糟的部分,那个人年纪几何长相如何,他们是旧相识还是新伙伴,是了不起的柏拉图还是淫邪的肉体狂欢,这些该死的详情还有意义吗,也许任何一个别的妻子都想知道,但肖黎不需要,她只在乎一个简单而粗暴的事实——她被至为亲密、交付终身的枕边人给骗了!当然,她从未希冀过所谓的海誓山盟,她只求最基本的坦诚与信赖,然而,这也不能够!连他都如此,整个世界都是纸糊的不是吗!

的确,肖黎是一个新寡之妇,但内心的狂暴却像地震与海啸、像所有能想象到的末世灾难,摧毁了她曾有的平和的旧性情,她成了一个没有悲痛的寡妇,她所有的只是对自己的厌恶、对死者的愤怒、对整个世界的高度拒绝——这一切,皆不可告人。

肖黎就只有整夜整夜地在客厅(小冬在卧室熟睡)走来走去,听任自己的脚步敲打地板,像一只被两条巨蟒死死缠住的青蛙,除此之外,还能怎样?白天她还得好好的上班呢,上级们、同事们、已故丈夫的单位、小冬幼儿园的老师、两边的亲朋们都在远远地好心等着她开始“新生活”呢——人们现在对隐私权可真尊重,特别懒洋洋,特别约定俗成,或者也是人际间安全距离的正当借口,她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说说她内心的大暴动!